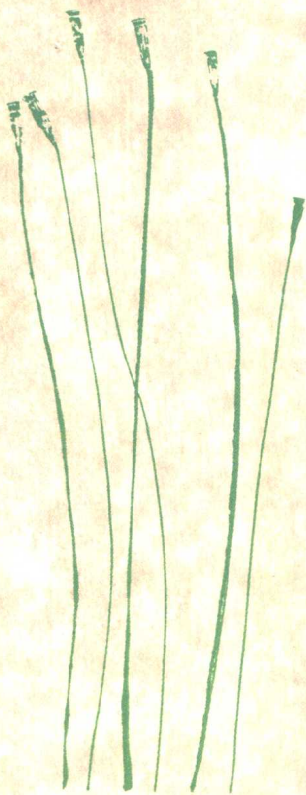


罗常培

苍洱之间



书趣文丛……③
辽宁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苍洱之间/罗常培著. —沈阳: 辽宁教育出版社, 1996. 9
(书趣文丛; 第三辑)

ISBN 7-5382-4534-0

I. 苍… I. 罗… III. 游记—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96) 第 02824 号

苍洱之间

罗常培

辽宁教育出版社出版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沈阳市北一马路108号) 沈阳新华印刷厂印刷

850×1168毫米 32开本 印张:5.875 143千字 插页:2
印数:10 001—16 000

1996年9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2次印刷

责任编辑: 马芳 王之江	技术编辑: 华德
装帧设计: 陶雪华	美术编辑: 谭成荫
特约校对: 张家璋 王都文	责任校对: 马慧

ISBN 7-5382-4534-0/C·160

定价: 8.00元

|《书趣文丛》第三辑序

过去说过，因为能不能以读书为趣，惹起了一些小小的波澜，于是产生了这套《书趣文丛》。现在，这套书编到了第三辑，作为编者，是不能不诚惶诚恐地感谢各位读者和出版家的厚爱了。

单说“书趣”，不免会有种种“别解”。“趣”之一词，现在时髦得紧；当然，越是时髦，越是会生歧义。究竟来说，“趣”毕竟是属于形式一类的东西，因何生“趣”，原因各异。可以说因书生趣，但书又何其多也。报刊上有句流行话：过去无书可读，现在有书不可读。那么，过去不能谈书趣，现在又何尝可谈书趣！当然，此话太绝对。现在之不可谈书趣，只是说不可笼统谈，而必须辨其趣之所由，如此而已！

由是，我们觉得何妨再编几套“书趣文丛”，让大家看看那些读书大家，由何得趣。这一来，似乎就得板起面孔写高头讲章，其实不然。在读书大家手中，思想和趣味是自然统一起来的。因为，凡认真读书的人，大多会同意十七世纪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的名言：

人只不过是一根苇草，是自然界最脆弱的东西；但他是一根能思想的苇草。……

因而，我们的全部尊严就在于思想。

不盲从，不趋时，不随俗，不成为一个机器人，一个情欲奴隶，而是认认真真地从书中汲取思想，并且以之为“趣”，以“趣”谈书——这是我们的标的。自然，时代各异，情况多歧，所谓“思想”，不可一概而论，不能以今日之模式，规范昔日之种种，此理易明，读者诸君，幸鉴谅焉！

脉望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

书趣文丛
第三辑

音尘集
书与回忆
清明集
苍洱之间
欧游三记

黄裳
周越然
周劭
罗常培
宋春舫等

瓜蒂庵文集
愉快的思
寻常的精致
书城黄昏即事
天鹅之歌

谢国桢
叶秀山
杨泓
董桥
郑异凡
孙机

苍洱之间

目 录

蜀道难

谢序 / 3

自序 / 5

蜀道难 / 7

一 缘起 / 7

二 从昆明到重庆 / 8

三 从重庆到泸州 / 10

四 叙永的一周间 / 12

五 十二天的沉闷生活 / 15

六 闷热的板栗坳 / 19

七 叙府的三日乡居 / 27

八 民教轮上 / 30

九 从竹根滩到嘉定 / 32

十 峨眉四日游 / 36

峨眉的山 / 38

峨眉的水 / 41

早晚的两种奇观 / 43

佛教的掌故和法物 / 44

关于“陈娘娘”的传说 / 48

峨眉的和尚 / 51

几桩遗憾 / 54

十一 观光川大 / 55

十二 走上了艰难的蜀道 / 58

十三 尝尝成都跑警报的滋味 / 65

十四 可靠的邮车居然出了“拐”！ / 73

十五 赶上了“疲劳的轰炸”！ / 78

十六 歌乐山的几天喘息 / 80

十七 在天空过了生日 / 84

苍洱之间

杨序 / 89

潘序 / 92

从滇池到洱海 / 96

苍洱之间 / 108

一 大理的新年 / 108

二 杨玉科祠和杜文秀府 / 109

三 关于喜洲 / 110

四 华中大学 / 111

五 圣源寺和罗刹阁 / 113

六 洱海之滨 / 116

七 中央皇帝庙和三灵庙 / 116

八 无为寺与下鸡邑 / 119

九 “挂彩”归来 / 122

清碧溪记游 / 125

大理的几种民间传说 / 130

一 观音降罗刹 / 130

二 南诏始祖的感生说 / 134

三 大理始祖的感生说 / 141

四 猴儿换太子 / 142

五 望夫云 / 143

六 余论 / 145

五华楼 / 147

鸡足巡礼 / 153

一 不肯低头便挂冠 / 153

二 走马下山兴未阑 / 155

三 人莫殒于山而殒于垤 / 159

四 记宾居大王庙 / 161

五 从乌龙坝到倒挂水 / 165

记鸡山悉檀寺的木氏宦谱 / 168

跋 周定一 / 180

书趣文丛……③ 苍洱之间

蜀道难

谢 序

《蜀道难》是西南联大教授罗莘田先生，在民国三十年五月至八月，自云南昆明至四川东川西川和川南旅行的游记。他的游伴有梅月涵校长和郑毅生教授。行期三个月，所用的交通工具有九种，参观的学术机关十余处，会到的老友新交更是不计其数。无怪他写来洒洒七八万言，有声有色了。

我和罗莘田先生熟识，是在民国二十七年秋日。那年我们自北平南下，罗太太托我们带几套寒衣，到了昆明，把寒衣送出，罗先生就同陈雪屏先生来访。文藻和罗先生是旧友重逢，当然高兴，那天谈话相当的多，我才得机会充分的领教了罗先生的言论丰采。自那时起我们过往很密，能够把罗先生加在我们知友的名单上，我觉得是非常荣幸。

罗先生是北平人，充满着燕赵的气息：诚恳、忠直、富于正义感，同时三十多年的读书，又把他造成一个纯粹的学者。恬淡洒落，霁月光风。同文藻谈起文字语言来，若非有人制止，他可以达旦不寐；和我提到诗词歌曲，也是眉飞色舞，有时还引吭高歌，大有“唾壶击缺”之概。但他也能同小孩到山下积水池边“打

水漂儿”，也能同厨娘灶婢谈北方小吃。罗先生一到我们家里，真是上下腾欢，这种秋月春风般的人格，现在是不多见的。

这篇游记里，便充分的表现了罗先生的人格：三个多月困难的旅途，拖泥带水，戴月披风，逢山开路，过水搭桥，还仓皇的逃了好几次警报，历尽了抗战期中旅行的苦楚，可是他的豪兴一点不减，他研究了学术，赏玩了风景，采访了民俗，慰问了朋友。路见不平，他愤激而不颓丧；遇见了好山水人物，他又欣赏流连，乐而忘返。这篇游记，显然不是一个“回忆”，一个“心影”，而是从他精密详细的日记里扩充引申出来的，读之不厌其长，惟恐其尽！我以为将来若有人要知道抗战中期蜀道上某时某地的旅途实情，学术状况，人物动态的，这是一本必读的书籍。

承罗先生嘱为蜀道难写序，我真是受宠若惊。我以为人生有三大乐事：一、朋友，二、读书，三、旅行，罗先生与我有同感，假如最近的将来，罗先生在读书之余，能再出来旅行一次，使忝居友末者，又得亲其言论丰采，这不止是我一个人的希望了。

冰 心

三十一年十一月二十四日，歌乐山，潜庐

自序

刘彦和《文心雕龙·体性篇》说：“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浅深，习有雅郑，并情性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譟，文苑波诡者矣。故辞理庸雋，莫能翻其才；风趣刚柔，宁或改其气；事义浅深，未闻乖其学；体式雅郑，鲜有反其习；各师成心，其异如面。”可见人的才性是不能强同的。生来不是文学天才，更加缺乏素养，写出文章来连自己看着都觉得不够味儿。况且人的智慧本来越用越灵，越搁越钝，十几年来把仅有的一点儿聪明才智整个的都用在搜集排比，归纳推研上面去，即或偶尔发生一点文艺的灵感也被堆积在胸里硬得消化不了的材料给压迫得一会儿就没影儿了。记得民国十五年住在厦门，有一回和鲁迅先生谈天，问他近来有没有创作。他说：“因为要编文学史讲义不得不沉下心去搜集材料，处理材料，心思一集中在这上面，自然而然地不会胡思乱想也就写不出什么文艺作品来了。人的才智沉下去就浮不上来，浮上来也不容易沉下去。照我看创作和研究是不能同时兼顾的。”假若我要引这段话来解嘲，那么，这就是我不能成文学家

的原因。

明白我的立场，那就请读者们千万别把这本小册子当文学作品看。它只是个人生活的片段纪录，有什么就写什么，想怎样写就怎样写，既没深湛的寄托更没顾虑到修辞的技巧。至于为什么要写它，却有两个原因：第一、我们去年从四川兜个大圈子回来，朋友们见面总要问：“你们在峨眉玩得痛快罢？”好像那么长的三个月，我们都优哉游哉地消磨在峨眉山里似的。为使关心我们的人明了此行的真象，我情愿花一些功夫把我们的游踪记下来。第二、回到昆明我就大病几殆，病后经医生嘱咐不许多看书，不许作严重的工作。可是，我生平最怕空闲，尤其在这孤独的病后，假如没点什么事情消遣，说不定一病方愈，一病又起。惟一的排解方法只有住在乡下整理这一段的笔记，作为“雪泥鸿爪”的留念。由于这两个动机，我就每一礼拜写出五六千字来送给《当代评论》发表，连自己也没想到下笔不能自休地居然扯了这么长！

本来拿这样拖沓冗长的文章占了《当代评论》许多篇幅，我已经很不自安地应该向编者和读者道歉了，现在陈雪屏先生又让我把它结集起来印成单行本，格外使我有殃及手民的惭恶！有一位朋友尝说：“俗语说‘文章是自己的好，太太是人家的好。’我希望上句对，它偏不对；我盼着下句不对，它倒对了！”我对于这位朋友所说的下半句，因为太太远在天涯，已经久别五年，姑且保留不谈；对于他的上半句我却有充分的同情，深刻的自觉。说真的，我从来没有自诩文章好过，尤其是对这本东西。可是，既承雪屏的好意要把它印出来给大家看，好坏只好任读者们去估量罢。反正它也不够“藏诸名山，传之其人”的，乐得随缘流布，听它自生自灭？是为序。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离平五周年纪念，在昆明

蜀道难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使人听此凋朱颜！

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天，侧身西望长咨嗟！

其险也如此，呜呼远道之人胡为乎来哉？

——节录李白句。

一 缘起

我这次虽然没经过夔门剑阁那样艰难的“蜀道”，却在坦途中饱尝了现代蜀道的艰难！

这次的旅程经过了东川西川和川中川南的大部分，行期延长到三个多月。所用的交通工具一共有九种：最进步的是飞机，最原始的是鸡公车，介乎两者之间的还有小汽车、木炭汽车，酒精卡车，轮船、柏木船，黄包车，滑竿等等。行期的大部分都耗费在等车，候船，汽车抛锚，山洪冲断公路……许多想不到的事情上面，真正花费在想到的地方，想作的事，想看的朋友，乃至于是想游览的山水等等上的时间，却并没有多少。

我这次的旅伴有梅月涵郑毅生两先生。旅行的目的是为到重庆向教育部接洽西南联大的几件校务，到叙永视察分校，到李庄参观中央研究院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和社会科学研究所，并且审查北大文科研究所三个毕业生的论文，到乐山峨眉成都各处参观武汉、四川、华西、齐鲁、金陵各大学，并且访问几位现在假期中的联大老教授劝他们返校，顺便还看看北大清华两校的毕业同学在各地服务的状况。自然，在公事方面他们两位是主角，我不过负着一小部分任务罢了。

二 从昆明到重庆

从五月初起就开始为定飞机票忙，连自己带朋友不知跑了多少趟中国航空公司，好容易才买到五月十六日的三张票。哪知道到了那一天下午在飞机场等到四点半钟，可是“南京号”飞到后，因为载重过量，驾驶员只准上两个客人，结果只有梅先生和军事委员会一位姓施的空身走成，连一件行李都没准带，毅生和我，都被“刷”下来了！

五月二十二日下午五点，毅生和我又接到中航的通知，让我们当天夜里三点五十分以前到公司。我们匆匆忙忙的把行装收拾好，刚想睡一会儿觉，没想到晚上十点半毅生又接到公司的通知把他一个人推延到二十八日。挨到夜里三点钟，我独自叫工友挑着行李，步行到宝善街。等到公司的职员慢慢的起来，把邮件和行李过完磅，天已经快亮了。五点钟到了飞机场，又候了四十五分，“南京号”才从腊戍飞来。那天照公司所排的座位表，我列在第一，可是，这一班的邮件因为积压了两次已经有七百多基罗，飞机还没来，公司里的一个职员就在那儿说：“今天恐怕又只能走一两位，无论如何罗先生反正走成了”。我心里也在那么想。哪知道飞机到了以后，当真只许上两位客人，同行的里头有一位不

大不小的官儿就站起来说：“我们的票是拿卢比买的，难道不让我们走吗？”于是就同他的秘书带着从仰光买来大大小小十几包舶来品，气宇轩昂的大踏步走上了飞机！公司的人既然不敢惹他，只好自己把自己所定的位次表根本推翻。当时我心里气愤非常，很想揪住他问一问：“你所花的卢比难道不是耗费的国帑？你既然从腊戍买的通票，到昆明就不该下来，既然要下来就得跟别的客人一律看待”。后来一想，他虽然是贵人多忘事，至少我在南京和北平也还跟他同过几次席，说起来总算是熟人。况且他采办了那么多来路货，万一奉有上命或阖令得克期赶回重庆去交差，若是错过一班，岂不耽误了他的要公？这样一想，只好忍气吞声的仍以礼让为本。横竖秀才遇见官，有理也含冤，他们既然不尊重社会秩序，你可有什么法子？这样一扫兴，我真想根本打消到四川的意思了。

五月二十八日下午两点我和毅生又到了中航公司，这一天有一架容二十七个座位的大型机“嘉定号”飞渝，昆明可以上十个客人，四点十五分我们居然走成了。同机的熟人只有高韵琇女士和林君文奎给我们介绍的一位彭碧生师长——据说他是在昆仑关立过战功的。六点四十分飞机在重庆南纪门外珊瑚坝降落，我们总算安安稳稳的到了陪都。

到重庆后住在黄家垭口中央饭店，当天晚上立刻给梅先生打电话，告诉我们的住址。他住在通远门里市民医院，离我们住的地方很近，第二天早晨他就来看我们。这两个礼拜里他要办的事已经办完，在这里等得很心焦，早就托付重庆清华中学傅任政校长替我们定舱位，只要有船，立刻就到泸州转叙永。可是这一等又是一个礼拜。直到六月四日晚上十一点钟才算在朝天门外磨儿石民生公司第七国船上了民文轮。

民文轮是民生公司前年新造的船，官舱很干净。不过这一次正赶上有一支从前方调下来的队伍，要到乐山去休息，甲板上横